

# 对王铁军,我们应有感恩之心

##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被他感动的南京人奉献如潮爱心

**“他**在南京建了那么多高楼,家里却没有像样的房子住,城里人理应献份爱心,我捐100元”;“他上有老,下有小,是家里的顶梁柱,自己却瘫痪了,生活窘困,我很同情他,捐200元”;“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说的就是建筑工的苦。他太可怜了,我捐200元”……昨天,众多南京热心市民踊跃捐款,一起伸援手,为瘫痪的山东民工兄弟能在家乡盖新房“添砖加瓦”。

爱心动员

### 我们来帮他建个新家

快报真诚发出倡议,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奉献一份爱心,捐出一元钱,为瘫痪的山东民工购买一块砖、一片瓦,帮这个不幸的农民兄弟建一个新的“家”。快报打算募捐5万元,然后再赴山东菏泽,联系当地施工队,为王铁军盖3间大瓦房,筑一个平坦院落,添一套新家具。这位民工兄弟为城市建设牺牲了青春和身体,让我们南京人民以此表达对他的谢意。

捐款请寄到现代快报社钟晓敏爱心工作室,并注明“资助山东瘫痪民工建新房”,地址:南京市洪武北路55号置地广场。



### “无名氏”捐出8000元爱心款

昨天一大早,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就带着一个厚厚的信封,找到记者,信封里有8000元现金。

“快报对山东瘫痪民工王铁军的连续报道,我都看了,内心触动较大。他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南京,建了十几幢高楼,自己却瘫痪了,才36岁就要终身与轮椅为伴,返乡后竟连一个像样的栖身之地都没有。生活在舒适高楼里的城里人不应该忘了他,这点钱表示我对瘫痪民工的一份心意。”

家住鼓楼区中保街的张先生在一家合资企业做管理工作,昨天公司业务很忙,他将手头的事做完,匆忙赶到银行,汇出自己的爱心捐款。

他激动地说,“我是快报的老订户,十分关注快报对瘫痪民工王铁军的报道。王铁军把自己的青春和身体都献给了南京,这几天我老琢磨着,作为南京市民,应该为他做些什么。他上有60多岁的老母,下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自己连生活都不能自理,靠他妻子一个人怎么能盖得起新房?快报倡议市民捐款为他盖房,这点事情我们南京市民肯定能办成。我孩子在国外读书,我家里也不算宽裕,就捐100元吧。”

裕,就捐100元吧。”

栖霞区长营村方圆绿荫居民周先生在新港开发区管委会工作,他与王铁军年纪相仿,看到报道后说,“我在六合农村长大,王铁军的房子比我老家的还要差。我们这个年纪负担太重,王铁军瘫痪,失去劳动能力,不能挣钱盖新房。”

周先生向市民发出呼吁:“我计算过,如果有500位南京市民站出来,每人只要捐出100元,就能凑足5万元,帮他解决大问题。让我们都来献份爱心吧,我捐200元。”

### 对他我们应有感恩之心

昨天刚上班,金陵男科医院张鹏就通过中国银行汇款100元到快报,当得知跨行汇款速度较慢,而直到昨天傍晚,这笔捐款仍未转到交通银行账户时,他对记者焦急地说,“这是我对山东瘫痪民工的一份爱心,怎么还没到账,我心里急呀。”

对快报此次“资助山东瘫痪民工盖新房”活动,张鹏特地给记者发来电子邮件,评述道,“当我得知农民兄弟在南京建设时受伤,造成伤残,并且将终身与轮椅为伴时,我心里很难过。如今担负城里苦活、累活、脏活的人基本来自农村。每当我经过工地时总会看见他们的身影,虽然他们身在城市,但仍

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不能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三餐十分简单,却要从事重体力活,甚至非常危险的工作。下班后,没有温暖的家可去,只能散落在城市的边缘。”

他说:“我们漂亮的城市、漂亮的楼房不是这些农民兄弟在烈日和严寒下一砖一瓦建造起来的吗?王铁军因伤残回到贫穷的家乡,因为他这个家庭主要劳力的退出盖不起新房,快报倡议享受民工劳动成果的城里人献出一份爱心,对瘫痪民工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值得响应。”

昨天下午,市民周女士给7岁的儿子读快报有关王铁军的报道,读着读着,母子俩都被深深感动了。

“他为南京盖了那么多新房子,自己却住得破破烂烂,正应了那首古诗,‘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才30多岁就被钢筋穿身,下肢瘫痪,大家都来帮一把吧。”母子俩当即决定,捐出200元。

### 躺在医院捐出善款

白下区石鼓路居民申平女士因为腿部关节麻痹,行走不便,在鼓楼医院住院治疗,她也捐出200元。

“昨天病房病友看了快报议论,不能仅满足于送去照片,应该再资助一把,给瘫

痪民工更大的帮助,快报跟我们一起想到一块去了。王铁军为南京建了那么多高楼,南京市民捐点钱帮他盖新房是应该的。”

申平今年58岁,患直肠癌23年了,1999年做了胆切除手术,今年春节又因心脏不好,做了两个支架。这段时间,腿部麻痹,医院也查不出病因。但面对病魔,她十分坚强乐观,而且富有爱心,曾带头捐款资助被捅伤肠子的出租车司机,热心于公益活动。

“人与人之间应该多一些爱心,不要对别人的疾苦冷漠、麻木不仁。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大家献出一点爱,就能帮瘫痪的山东民工过上好日子。”

### 山东报纸与快报爱心互动

昨天,王铁军家乡山东菏泽市的地方报纸《牡丹晚报》记者致电快报,希望与快报爱心互动,齐心协力,共同为瘫痪民工盖新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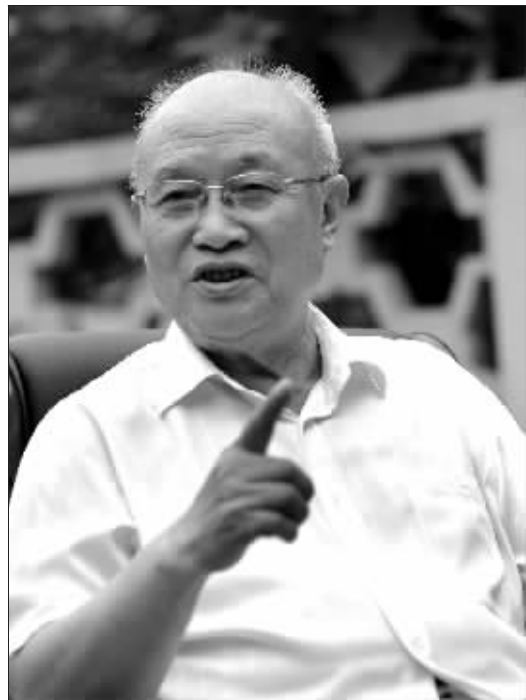
《牡丹晚报》记者昨天采访了王铁军,报道南京市民给予他的关爱和帮助,并发动当地市民也踊跃献爱心。在筹集盖新房的善款后,快报将委托《牡丹晚报》敲定热心公益的当地建筑商和施工队,尽早为王铁军一家盖起新房。

快报记者 赵守诚

# 伤员用的纱布太多 上甘岭灰山变白岭

**57年**之后,再谈在朝鲜的那段峥嵘岁月,王铭天眉宇之间竟有种淡定之态,语气中有着令记者诧异的从容。在记者的记忆里,许多老英雄谈起那场战争时,都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愤怒,一种对侵略者咬牙切齿的愤怒。可王铭天却云淡风轻地说,那段岁月,我都咀嚼了快六十年了,已经没有什么嚼不透的了。保家卫国是责任,抗美援朝是道义,那么多人两肩担下了责任和道义,我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快报记者 张荣



王老谈起往事,一脸淡定 快报记者 施向辉摄

### 人物档案

王铭天,79岁,山西昔阳人,12军31师战士,现居徐州

### 震撼格言

保家卫国,那是责任,抗美援朝,那是道义,道义和责任那么多人两肩担下来了,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

### 医用纱布让上甘岭变成白色

1947年9月,年仅17岁的王铭天告别父母姐妹,投身革命,成为二野三纵七旅21团的一名普通战士,之后便转战大江南北,经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斗,1951年三四月份,来到朝鲜。

因为王铭天有着高小的文化水平,他被分在12军31师93团后勤处当会计。1952年11月,部队在金城打了一年的阻击战,正准备回国休整,在半路上被拉了回来,准备上上甘岭。后来,王铭天才知道,先期打上甘岭的15军伤亡太大,有的团就只剩下十来号人,很多的营、连甚至整建制地牺牲,一人不剩。于是,原本回国的王铭天又随着部队来到了上甘岭附近。

“我在后勤当会计,也就是管钱记账的。但实际上也是个虚名,在随时有炮弹轰下来的地儿,你有权也没地儿买东西呀。所以,我当时什么都干,哪里缺人,我就顶到哪里。”王铭天很坦然地告诉记者,其实他并没有上过甘岭,他属于上甘岭战役的后方保障人员,距离上甘岭前沿阵地有四五公里远。只要有空,他就会望向上甘岭,看着上面的滚滚烟尘,那是敌机投掷下来的炮弹掀起的浮土和四溢的硝烟。

“一场大轰炸后,上甘岭在十分钟之内就会变了颜色。”王铭天回忆说,许多战士被弹片击中,都受了伤,有限的卫生员在敌机撤退后的有限时间为战士们包扎,伤轻一点的战士就互相包扎和自我包扎。然后,战士们就抢修被炮弹毁坏的坑道,远远望过去,灰褐色的上甘岭被医用纱布“染”成了白色。

### 送物资上前线 十去九不回

“对于我们后勤保障人员

来说,最揪人心的,就是担心坑道被敌人封锁,食物、弹药运送不上去,战士们可就要受大罪了。”打上甘岭,志愿军根本就不缺物资,从祖国开来的火车一车皮一车皮地运送着各种物资,面粉、大米、高粱米、干菜、海带、罐头、烟丝、电池、电筒……应有尽有。尽管后勤保障部队距离上甘岭有十里地左右,但敌人的飞机也经常来轰炸,如何保住这些物资,也是令王铭天头疼的问题。

“我们看着敌人炮弹制造出来的弹坑发呆,后来灵机一动,干脆因地制宜,就把这些物资埋在弹坑里,总比被炮弹炸了的好!我们很明白,这可是祖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节约下来的口粮。”物资存放问题基本解决了,关键的一步出现了,如何将这些物资安全地送到坑道战士们的手中?

“运送物资是个血淋淋的过程。通常前方一个营在作战,后方就要有两个营保障物资运送。170人出发送食品和弹药,能全身而退回来的,也就十个八个。你想想,这种牺牲大不大?”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牺牲,坑道内的战士就会缺粮缺水缺弹药。

有一次,王铭天听说上甘岭有个坑道,被敌人封锁住了,后方付出了很重的代价,也无法将水送上去。又过了两天,保障部队牺牲了几十号人才将水送入坑道里,结果发现,那里已经无人再能应答他们的呼唤了。鏖战到最后的三个战士,还保持着最后的姿势,其中一个表情平静地躺在地上,显然是腹部受伤后,被战友妥善地包扎安置好的。另外两个战士趴在战壕的机枪旁,头斜倒在一边,皮肤焦黄松弛,他们三人系身体极度缺水而死。随行的担架连将三位战士抬了下来,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

“为了有效、快捷地运输物资,大家也想了许多办法,首先

是食品,由团里统一组织,找一处比较隐蔽地点准备熟食,如果是空旷的平地,烟雾会很快引来敌机。后来,部队找到了一处大的岩洞,并从各个部队调来几十个炊事员,一天到晚不休息,日夜都在蒸馒头、蒸包子,然后又组织了五十多人的运输队,不分白天黑夜,往前方运送。后方充分考虑到战斗频繁,坑道内人员较散,不可能集中起来坐下来吃饭,就找来小袋子,每个里面放上几个馒头包子。运输队员不用进入坑道,就可以将食物扔进去。有经验的人就扔得非常准。运水不太实际,敌人一枪过来,就能把水壶射穿。所以,水果也源源不断地出现在送往前沿阵地的途中。“但到最后,能吃进嘴里的,寥寥无几呀。”

### 牺牲的战友让他永世难忘

相比较上甘岭上的战斗,王铭天认为他所在的位置是相当安全的了——尽管每天敌机都会到头上转两圈,丢下几枚炸弹,又死赶活赶去轰炸上甘岭去了。即便如此,王铭天的好友刘明举,依然没有躲过敌人的炮弹牺牲了。

刘明举是个学生兵。刚刚面对战争的时候,刘明举曾经和王铭天探讨过死亡的问题,并且很坦然地说,他很害怕,特别是看到战友牺牲的样子,总有一种调头回家的冲动。但说归说,战斗再次打响时,他依旧很镇静地在炮声中处理各种问题,有时也会加入到送物资的队伍中。

“他就是牺牲在一次押送物资的途中。”记忆瞬间朝王铭天涌来:眼前的刘明举朝他挥了挥手,两人各自登上了不同的卡车。黑夜里,山路颠簸,司机不得不将车灯打开。敌人很快就发现了车队。不一会儿,王铭天就听到了沿路哨兵朝天

鸣放的枪声。

因为汽车在行驶途中,噪音较大,司机根本就听不到飞机的轰鸣声,所以才沿路用哨兵枪声如烽火台传递烽火那样报警,司机听到后,就会关闭车灯,在路上低速度行驶。

而敌机来了之后,会首先向下面打照明弹,地面情况会一清二楚。在耀眼的照明弹光线下,炸弹蝗虫般地倾泻而下。与此同时,高炮部队立即还击,敌机不敢贪战,丢完炸弹,赶紧就跑了。

回到驻地,王铭天下车查看了一下车况,心里多了些庆幸,车队没有太大的损伤。突然,他意识到没见到刘明举,心里就“咯噔”了一下,赶紧跑到刘明举押送的那辆卡车旁,帆布车棚还没掀开,他的心就沉入深渊——帆布已被弹片撕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王铭天“倏”地拉开帆布,头猛地一阵眩晕:刘明举趴在成堆的被子上,鲜血早已渗透到被子里,以至于车上没有一滴血迹。他伸手去触碰刘明举的鼻梁,早已没了呼吸。一块细长的弹片正好击中了他的胸部,“尽管我习惯了面对死亡,可还是痛苦得不得了,心里刺刺地疼。”

三尺白布,裹住了刘明举年轻的身体,一个五十厘米宽的浅坑,一根七八十厘米高的木牌,从此,将王铭天最亲密的战友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的土地里。

说到这一切,王铭天的手握得很紧,平静的面孔压抑着内心的激动。深远的目光,穿透了五十七年的岁月,看到了依旧年轻的亲密战友。

